

續河南通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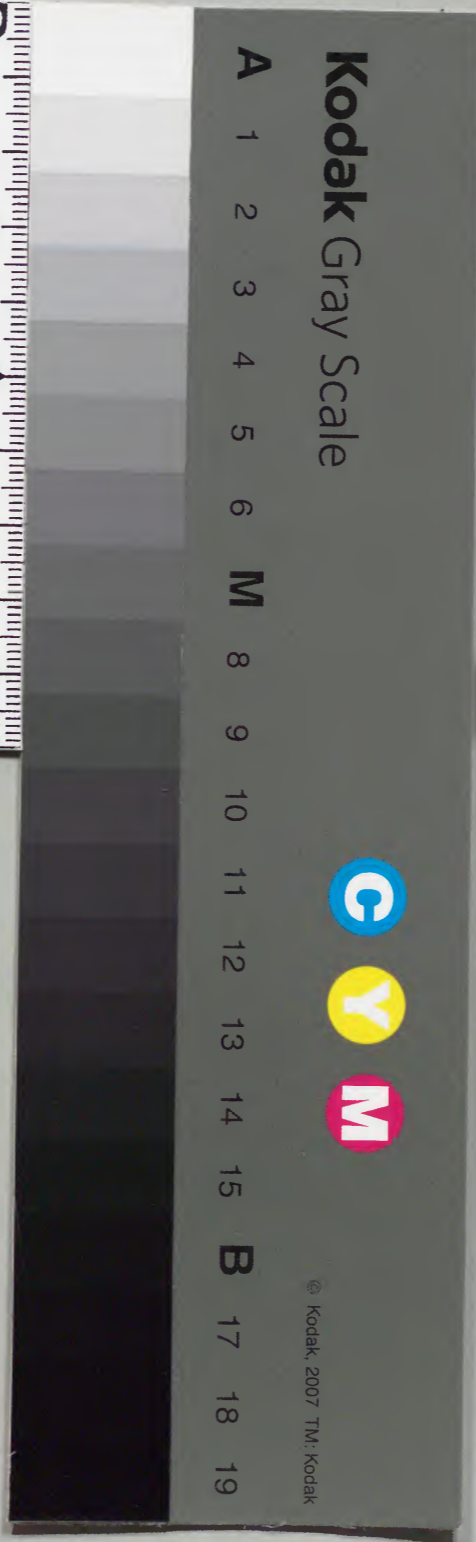


			九	漢
		一	〇	書
		〇	七	門
		七	七	
三	一	三	七	類
二	二	函	號	
冊	架			

庫	文	開	門
九	〇	七	漢
二	〇	七	書
一	三	七	
七	二	七	類

七十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077
冊數	32 (31)
函號	292 112



續河南通志卷之七十九

藝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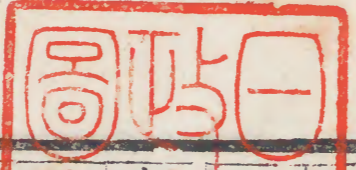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記一

雲巖宮風后八陣圖記

密縣

唐 獨孤及



物不終靜必授之以動當純坤用事陰疑於陽則飛龍戰
夫漢已散聖盜並起故戎馬生乃有力吞八荒爭截九有

大者天柱折地維絕小者作慝廬山負阻中冀上帝憑怒
下民是恤乃眷武德黃帝受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
而命將於是乎征不服討不庭其誰佐命曰元老風后蓋
戎行之不修則師律用爽陰謀之不作則凶器何恃故天
命聖者以廣戰術俾懸衡於未然察變於倚數握機制勝

作爲陣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憊神不忒故入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希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虬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餘地游軍以按其後列鬪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必使陷堅陣拔深壘若星馳天旋雷動山破魏之鶴列鄭之魚麗武成之熊能昆陽之虎豹出匪以律戎異於是旣而圖成樽俎帝用經畧北清涿鹿南平蚩尤戡黎於阪泉省方於崆峒底定萬國旁羅七曜鼎成龍至去而上仙於是遺風冥冥時亡而圖存焉於戲聖跡長在神機不昧酌其流者猶足以決勝三軍禦侮萬里故項籍得之以霸西楚黥布得之奄

有九江漢孝武得之攘服甌越東牧穢貊西招大夏然則聖圖幽贊未始有涯天寶中客有爲韜鈴者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勝敗之朕在我股掌天地之心見於毫末議欲獻諸策府用廣武事會天子以不戰爲師無爲爲寶則是圖也興於多難廢於昇平湮淪不書盛德共沒旌諸圖側以爲三皇之故事六藝之餘伎云

號州三堂記

唐呂溫

應龍乘風雲作雷雨退必蟠螭以全其力君子役智能統機劇退必宴息以全其性力全則神化無窮性全則精用不竭深山大澤其所以蟠螭乎高齋清池其所以宴息乎號州三堂者君子宴息之境也開元初天子戮二南之風

並選英宗共持理柄號大而近匪親不居時惟五王出入
相授承平易理逸政多暇考卜惟勝作爲三堂三者亦明
臣子在三之節堂者勵宗室克構之義豈徒造適亦實垂
謹居德樂善何其盛哉然當時漢同家人魯用王禮棟宇
制度非侯居後刺史馬君錫因其頽廢始草基構豐而不
侈約而不陋以琴樽詩書之幽素易綺紈鐘鼓之繁喧惟
林池煙景不讓他日觀其廣踰百尋深入重局廻塘屈盤
沓島交映溟渤轉於環堵蓬台起於中庭浩然天成熟曰
智及春之日衆木花折岍鋪鳥織沉浮照耀其水五色於
是乎襲馨擷音方舟逶迤樂魚時翻飄蒞雪飛泝沿環廻
隱映差池咫尺迷路不知所歸此則武陟仙源未足以極

幽絕也夏之日石寒水清松密竹深大柳起風甘棠垂陰
於是濯纓漣漪解帶升堂畏景火雲隔林無光虛薨沈沈
皓壁如霜弱扇不搖南軒清涼此則楚襄蘭臺未足以滌
炎鬱也秋之日金飈掃林蕪鬱洞開太華爽氣出關而來
於是乎弦琴端居景物廓如月委皓素水涵空虛鳥驚寒
沙露滴高梧境隨夜深疑與世殊此則庾公西樓未足以
澹神慮也冬之日彤雲千里大雪盈尺四眺無路三堂虛
白於是置酒褰帷凭軒倚楹瑤堦如銀玉樹羅生日暮天
霽雲開月明冰泉潺潺終夜有聲此則子猷山陰未足以
暢吟嘯也於戲不離軒冕而踐逸曠之域不出戶庭而獲
江海之心趣近懸解跡同大隱序閱四時之勝節宣六氣

之和平而居之可曰厚矣若知其身既安而思所以安人其性既適而思所以適物不以自樂而忽鰥寡之苦不以自逸而忘稼穡之勤能推是心以惠境內則良二千石也方今人亦勞止息又思州郡之選重如廷臣由是南陽張公輟揮翰之任受剖符之寄游刃而理此焉坐嘯靜堂政令若水及全戶民如魚鳥馴致其道闇然日章小子以通家之愛獲拜床下且齒諸君子侍坐於三堂見知惟人不

敢無述捧筆避席請書堂陰俾後之人知此堂非止燕遊亦可以觀清淨爲政之道

臨湍縣令廳碑記

唐李華贊皇人

鄧爲天下局闔兩都南蔽秦漢以來多封將相姻戚故其

人益豪彊內全邑曰南陽曰穰曰臨湍蓋古新城也

關州

府所理吏不暇息南陽領戶旣寡姦俠所歸惟臨湍境清人閒從士所樂開元裂此鄉三千戶爲菊潭縣天寶至德之間狂寇南侵南陽爲戰地地荒人散千里無煙猶以郵置之衝往復王命權置官吏招集疲人如寒加裘如餓併食聖朝臨下有赫哀撫兆人誅元克清天下詔方鎮選良吏平昌孟威一作或字承顏自左驍衛兵曹叅軍本道節度使表爲此縣始至戶不盈百爲政七月盡室而歸者千餘家難矣哉古之爲政者先諸人後諸身先其人則人不勞後其身則身逸承顏勤恤老幼而休息之捐有餘補不足而煦育之人諭其心則不勞而理矣古之求士者觀諸其

家知厥爲政承顏奉版輿冒戰塵北越鞏洛歸家於漢上
又以清白之祿爲甘旨之資臣子之道卓然則其餘可知
也令長品秩章綬人皆知之故不書今所書議能也寶應
元年甲辰左補闕李華記

樊將軍廟災記

歐陽修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剗神像之腹者旣而大風雨雹近鄭
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爲之也余謂樊侯本以
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食邑舞陽割符傳封與漢
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旣不遠
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生平提戈斬級所立功
處故廟而祀之宜矣方侯之驂乘沛公事危鴻門瞋目一

顧使羽失勢其勇力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
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剗刃腹中獨不能保
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逞其恣睢何哉
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耶豈其靈不神於禦盜
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雹天之所以振耀
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
而爲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爲雹方今歲且久旱伏
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
災也邪不然嗚嗚咤使風馳電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浙川縣興化寺廊記

歐陽修

興化寺新修行廊四行總六十四間匠者其人用工之力

凡若干土木圻埤陶瓦鐵石之費匠工傭食之資一作凡若干營而王其事者僧延遇延遇自言餘杭人少棄父母
 稱出家子之鄞州拜浮圖人師其說年十九尚書祠部給
 牒稱僧遂行四方淳化三年止此寺得維摩院廢基築室
 自為師教弟子以居居二十有三年授弟子惠聰而老焉
 又十八年七十有一矣乃歛其衣鉢之具所餘示惠聰而
 歎曰吾生乾德之癸亥明年而甲子一復而又將甲焉棄
 杭卽浙四十有三歲去墳墓不哭其郊聞吳歛不懷其土
 吾豈無鄉閭親戚之仁與愛而樂此土邪吾惟浮圖之說
 畏且信以忘其生不知久乎此世今三字吾之有衣食之
 餘生無鄉閭祖宗之調沒不待歲時烝嘗之具盍就吾之

素信者而用焉畢吾無恨也於是庀工度材營此廊廡成
 明道二年之某月也寺始建於隋仁壽四年號法相寺太
 平興國中改曰興化屋垣甚壯廣由仁壽至明道實四百
 四十有四年之間凡幾壞幾易未嘗有志刻雖其始造之
 因亦莫詳焉至延遇為此役始求志之予因嘉延遇之能
 果其學也惠聰自少師之雖老益堅不壞又竭其所有期
 與俱就所信而盡焉夫世之學者知患不至不知患不能
 果此果於自信者也年月日記

欽奉堂記

宋 祖無擇

有宋大中祥符四年真宗皇帝御宇之十五載也四表面
 內萬方砥厲年穀屢登瑞物山委昆蟲草木罔不楙遂徇

東山之勤請既告成於岱宗因西土之望事乃展禮於郊
上皆詣闕抗章者五帝不得已而俞之及齊輅啟行再宿
而次於鄭千乘萬騎溢郭填郭後后之民共承相慶歡聲
和氣雷動浮雲千里之途壺漿襍還亦既痊玉翁受蕃釐
駕言還京復茲駐蹕賜酺一日就見百年曠代之儀靡不
講於是周覽原隰俯詢風俗爰摛睿藻發爲聲詩永懷
先賢申戒有位聖人之作豈徒然哉爛若三辰之遞明鏗
若八音之合奏昔漢武帝橫著辭典方之我朝彼多慚德
通臣建議願刊翠琰以示方來石取諸他山成之不日刻
畫接婉勢含飛動垂之千載其不朽矣先是立於便廳之
南雖覆以亭而制甚陋歷年滋久風雨不庇無擇蒙恩補
外來長鄭人下車十旬始謀遷置得地於黃堂之背度材
面勢作爲新堂巋然其崇穹然其深軒窗門闥一皆取稱
且榜之曰欽奉鰲螭下土如珪斯植其亦庶乎遵帝王之
制聳郡國之觀也夫臣之事君貴於不黯愚者之慮不在
茲乎謹用真書識其歲月云爾

騎立山龍堂記

宋石雄

穰之西北隅亂峰坼開東距嵩岳西接商於亘千餘里層
巒叠嶂不可勝紀其秀出者唯騎立山焉其山岩崑嶙岫
嶷然勢孤望之宛如騎立因而爲名山有三池一在山頂
一在山腹一在山足其上中二池非惟鳥道懸絕而復有
毒蛇猛獸衛之人莫能到其下一池若遇歲旱民往挹其

水而禱之皇上御宇之元年命太尉侍中清河公鎮於是
邦公卽周室之戚里也公素高戰策頗有政術當周有天
下嘗董禁旅鬱爲良將南擊淮奚削平賊壘若疾風之驅
敗葉克清千里江表欵附由是四海知名又連殿東郡澶
泉壁田三鎮政成功高首出羣后民懷其德道路詠歌之
其殊勲大畧藏在周之盟府不俟文繁及仗鉞屆此令聞
日新博施有加平心接賓無懈怠色去吏之耗蠹均民之
勞逸不數月而化行不周星而俗阜鄧民愛之如慈父母
而又善騎射明律歷好莊老尤重儒術公退嘗與諸從事
追隨燕游凡酒酣樂闋或論元言或聯律句如吐玉屑雖
鴻儒博學往往折角當時翕然稱爲賢侯膺禳七載歲皆
有穢旱嘗遣人詣騎立山請其水水至公揖諸僚友率其
官屬適野遠迎焚香致拜朝晡無停皆不踰旬浹而致滂
霑地財未嘗有所損也自是千里之內七歲之間無饑餓
無旱災無不獲之虞實池水之靈公之至誠所感也與夫
徙市曝庭閤陽門闢元戶者豈可同日而語哉公一日與
諸從事從容而言曰騎立山之靈貺可稱稀代之事也三
農實賴之苟不興廟貌何以慰民心於是自撤清俸不撓
民力取梓材選良匠板幹圻塤斧斤繪塑波炙而至月餘
而畢其功已觀成矣不測之神儼然閉閤闔金鋪綺疏
棟梁楹角虹盤夔屈輪奐豐蔀無以尚之嗟夫變旱苗成
嘉穀神之施也如彼闢邃谷建廟食公之報也如此共濟

其美莫之與京雄辱為公之從事十有三年矣文學淺深亦盡知之矣一旦以斯見請故不敢竊多溢之美惟冀伸無愧之辭稟命揮毫直書其事勒於翠琰垂之來代永遠彌芳

太尉趙公祠堂記

宋張方平

唐有天下三百年其間大盜三發明皇天寶末安祿山反范陽長驅陷兩都河北河南關輔罹其禍德宗建中末朱泚乘涇師倉卒之變以肆凶逆兵不出畿甸尋敗亡僖宗乾符初草寇王仙芝黃巢秦宗權相踵作亂流毒乃遍天下起曹濮襲荆漢破江淮殘閩嶺東極海岱北越河遂蕩京邑剽掠岐隴所至無噍類城府為邱墟榛莽千里煙

火燄絕糧食既盡陷人以飽列巨碓數百納人曰中糜腐而食名為春磨若軍行則鹽屍以從指鄉聚曰尚有人焉吾衆何患饑也惴惴遺黎靡所寄命於時惟朱全忠據汴趙犖兄弟保陳門之外即為賊境汴去賊差遠全忠兵力足以自固陳被攻圍勢孤衆寡為犖難矣初巢入長安朝廷除犖陳州刺史始領事策巢出關必犯陳即繕完以待既而巢果東奔趨項犖擊擒其愛將孟楷賊盛怒志必屠陳以逞合兵數十萬圍其城䟽塹五周百道攻迫犖以饑疲之衆無日不戰歷三百日竟全危城巢以此師老不振卒潰滅論者紀忠烈之事名多重於死事功每減于生全夫忠臣烈士志義所存豈無意於死生之際也幸不幸從

焉爾肅宗乾元中陳州刺史尚死於史思明之難後蒙褒贈至今廟食於陳趙公全城保民享受寵命顧其功名反出於死事者下兄弟三節度皆著勲於王室並終於僖昭之世而唐史不書德朱全忠之救以解其圍故事之謹然未嘗北面于梁而梁史書之史官無法筆削兩失明朝重修唐書方爲立傳景珣附焉梁書謂珣爲弟新書以珣爲子雙自有二子麓岳意者珣其弟也熙寧三年余守淮陽州學教授蘇轍爲余言趙太尉有畫像在開元寺東廡僧院以聞之不早尋被代不及見七年復被命領州往瞻其像在殿之隅閣壁闔下晝日不以燭不見也公歿於龍紀中距今百九十年陳人莫知遺像之存於此適鄰有空院一堂巋然嚮明高爽因命工葺飭改建祠堂繪素鼎新神氣如在禮祭法曰能捍大患則祀之若太尉者可謂能捍大患宜列於法祀者矣故封爲上公祀爲大神聖人立教著在禮典祠堂旣立爲率僚屬陳饋奠乃告所司春秋薦時事比羣祀以其二弟從又爲鑱新書本傳於石立於堂之東楹使陳人知遺育之至於今公之力也時大宋熙寧七年歲在甲寅九月十三日

庭莎記

宋晏殊

介清思堂中讌亭之間隙地其縱十八步其橫南八步北十步以人跡罕踐有莎生焉守護之卒皆疲癯者芟薙之役勞於夏畦蓋是草耐水旱樂延蔓雖拔心隕葉弗之絕

也予既悅草之蕃蕪而又憫卒之勤瘁思唐人賦詠間多有種莎之說且茲地宛在崇堞車馬不至弦匏不設柔木荏苒難於豐茂非是草也無所宜焉於是傍西墉畫修徑布武之外悉爲莎塲分命騶人散取增殖凡數日乃備拔之以丹楯灌之以甘井光風四泛纖塵不驚嗟夫萬彙之多萬情之廣大含元氣細入無間罔不稟和罔不期適因乘而晦用其次區別而顯仁措置有規生成有術失之則斃獲之則康茲一物也從可知矣乃今遂二性之域去兩傷之患偃藉吟諷無施不諧然而人所好尚世多同異平津客館尋爲馬廐東漢學舍間充園蔬彼經濟所先而汗隆匪一矧茲近玩庸冀永年是用刊辭琬珉庶通賢君子之所留意儻與我同好庶幾不剪也

南鄉太守碑

宋 歐陽修

晉南鄉太守碑不著書撰人名氏題曰宣威將軍南鄉太守司馬府君紀德頌碑云君諱整字孔修太宰安平王之孫太尉義陽王之子按晉書宣帝弟曰安平獻王孚孚次子曰義陽成王望望第三子隨穆王整先望卒後武帝分義陽之隨縣封整爲王謚曰穆整以太始三年自南鄉太守徙南陽而南鄉人共立此碑今在光化軍軍卽襄州穀陽縣之陰城鎮按晉志不列南鄉郡據此碑所載縣令名氏有武陵筑陽丹水陰城順陽析六縣此蓋南鄉郡所治也晉志但云南鄉魏時屬荊州武帝平吳改爲順陽郡而

不著順陽治所興廢屬縣之名而獨此碑可見也又整傳但云整歷南中郎將封清泉侯薨贈冠軍將軍亦不言其爲宣威將軍南鄉南陽二郡守皆其所漏略也

咸平縣丞廳醪醴記

宋張耒

咸平五年詔以陳留之通許鎮爲咸平縣先是章聖皇帝幸亳祠老子道通許築宮以待幸旣爲縣卽以宮爲令治所主簿居中書府而樞密府爲尉舍熙寧年始置丞於是遷尉於外而丞居焉丞居之堂庭有醪醴問之邑之老人則其爲樞密府時所種也旣老而益繁延蔓庇覆占庭之大半其花時大於其類邑之醪醴皆出其下蓋當時築室種植以待天子之所必有珍麗可喜之物是以獨秀於一

邑而莫能及也每思唐自天寶以至於周歷歲數百天下未嘗無戰安史以來藩鎮四據分裂攘奪至五季而中原正朔之所加僅止門閭之中惟我藝祖仁宗受天休命神武四達於是斷百年之蟠據合歷世之分裂肆我章聖皇帝誕承祖武以無忘大功寬賦薄征四方無虞休養滋息如人之疾病蟲敗醫者旣已擊逐鉤取其累年之蠹矣而後爲之調利撫養安居美食以使之豐腴而堅強也由是觀之自開元以來至於章聖而天下之人始復見大治之全國嗚呼亦可謂盛矣於是封禪祀后土祠老子徜徉四方以明示德意八鸞之所經六龍之所駐是宜一草木一瓦礫皆當護守保藏無敢棄壞以無忘駿功成烈醪醴之

生當是時蓋嘗沾雨露之濡近日月之光與夫旄頭屬車皆爲一時之物可不愛哉

進學齋記

宋張耒

古之君子無須臾而不學一日之間出則蒞官治民事師友對賓客入則事其親撫其家教其幼賤振其族嫻與夫誦說講辨聖賢之言語文章制度服物而燕樂則御琴瑟布樽俎拜俯升降酬酢相侑勉勉汲汲無須臾之間不習其事學其理通其曲折而服其訓戒蓋其學無頃刻而去其心非特其迹然也安居無事精思而深念究道德之微妙而通性命死生之始終者未始有頃刻之休是故其德日進而不可止晝之所達過其旦夜之所得加于晡豈特

旦暮晡夜之別哉一語一默一起居而新故不相襲矣自其爲士而至聖人如日之運於天小之爲旦夜中昃之變大之爲寒暑春秋之異嗚呼士之欲進於道其勤苦勉強蓋必於是而後至則亦已勞矣後世之士其不至於聖人也亦可知矣古之君子飲食遊觀疾病死生之際未嘗不在於學士會食而問穀蒸則飲食之際未嘗不在於學也曾皙風浴詠歸游觀之際未嘗不在學也病亟而易大夫之簣疾病之際未嘗不學也今之所謂學者旣剽盜其皮膚攘掇其土苴比於古之人大可愧矣然少而習之未幾見而自以爲業成者十九也冠而仕則冠而棄之壯而仕則壯而棄之以其滅裂苟偷之習而亟捨於旣仕之日故

後世之君子大抵從仕數年則言語笑貌嗜欲玩習之際比之進取之初以儒自名者固已大異矣古之君子其學也內以修身外以治人所學愈高所治益修而成功愈崇故君子立於世則天下被其福今儒者之功不大見於世而生民之望於君子者未能厭滿其欲豈非學未至道未立哉嗟乎民之休戚係於道學之成否則夫爲仕者可不勉歟元豐乙丑余官於咸平治其所居之西卽其舊而完之旣潔以新矣於是悉取詩書古史陳於其中有誦習之牖有休偃之席暑則啟扉寒則塞向朝夕處乎其中取書而讀之其甚憊也則卽席以休以深思其平日之所得無一日而不在是也余情者也故取古之道而名之曰進學而書其說庶朝夕得以自警焉

修商王高宗廟碑

宋王汾

陳州西華縣北二十里曰長平鄉商王高宗之陵在焉其廣二千步高百尺岡阜叢擁林木虧蔽望之如山前有廟見於地志列諸祀典固已久矣我朝誕膺眷命奄宅四海凡在臣庶有禦災捍患利國澤民之效著之圖史者罔不第以六功祠以五義而血食於無窮况三代盛王以德稱宗道載乎大經法通乎萬事者則崇奉追報其可已耶太祖皇帝開寶中嘗詔治王之廟而廣其棟宇至八十八楹塑其像於殿中又立甘盤傳說二相夾侍左右列繪羣臣於四壁復殿東西兩序前闔重闔後嚴燕寢致齋有廳供

庖有次珍木森於其中繚牆周於其外壯麗祕邃靈威如在歲時敕守吏恭潔致祭又禁陵旁樵採著之甲令而邑居之民逮及旁郡牲牢祀典以日而至間或歲偶早曠天降靈雨虔誠致禱旋踵以應成民致力千里蒙福故其輸捐資幣完飾頽朽者蓋不煩號令矣謹按王承成湯太甲太戊盤庚之治中間屢衰思復興商以繩祖武雖貴爲王子而北面於甘盤旣乃遜諸荒野以勞苦其身而習知民事嗣位恭默不言思政求輔帝賚良弼發於夢寐遂審象營訪得傳說於版築胥靡之微舉以爲相師用其道以濟天下復能畏雉雉之肯側身行德號稱治古自非天稟聖德通人倫之至安能尊賢克俊儲精極慮而神交上靈化格幽隱者哉宜其列商三宗方駕舜禹休名餘光與天地齊永而廟食弗絕蓋其理然也今夫朝廷典禮之重如此士民祠報之重如此而記刻無考何以取稱邑人程氏者植百尺巨木於庭夾以堅砮置幡幟其上復斲石爲爐以備熏炳旣又得樂石劬劬確治將圖鐫勒廟之缺然者於是完矣因嘉其志之勤姑爲叙其大槩而書之

修德觀問道碑記

金劉文饒密縣令

南華真經云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故往見之又云黃帝將見大驪於具茨之山至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遇牧馬童子問途焉按圖考之密縣東南有大驪山大驪之西有具茨山又南有襄城遇牧馬童子其在斯乎大驪東北

有廣成廣成子隱居之地大隗亦謂之崆峒見廣成子其在斯乎襄城西北有古觀廢基俗謂之鵬崖觀蓋遇牧馬童子之處也廣成西有修德觀蓋廣成子之處也而俗言唐季移鵬崖觀於此者其言無據鄭古有熊之國黃帝所都其見廣成子宜其往返不一莊氏之云隨其所遇而言之或謂黃帝都涿鹿西至崆峒而史遷謂其遷徙往來無常處謂此也然世之言莊子者皆曰寓言觀此豈虛言哉黃帝當神農氏衰諸侯相侵暴虐百姓黃帝修德治兵教熊羆貔虎與炎帝戰於阪泉與蚩尤戰於涿鹿不順者從而征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舉風后力牧以爲相勞勩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然後萬國和雖云景雲之應土德之瑞其分於道亦已遠矣是以廣成子於其問欲養民人以遂羣生乃告以自爾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翦翦者奚足與語至道及其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問治身可以長久然後歷然稱善告以無勞女形無搖女精可以長生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吾形未嘗衰衆人皆死而我獨存黃帝於是且戰且學僊迎日推策三百八十年接萬靈於明庭采首山之銅鑄鼎荆山鼎成而龍下迎黃帝跨之僊登於天從之昇者七十餘人嗚呼微廣成之問其殆矣乎修德觀在崇崖絕壁之上前瞰大隗東望廣成黃帝之跡皎然在目廣成之言歷然在耳苟卽其至

道而有得者修之既修之又不已德至同乎初則
廣成子之獨存黃帝之仙登將神遇而形接然後知莊氏
之言豈皆寓言而爲誇誕者耶觀有道衆七人棲形岩谷
樂志林泉修養之外奉事上真力勤意篤玉皇三境殿宇
肅清念問道之跡不彰人徒以爲鵬崖之觀移而置之殊
不知事跡不同觀亦異焉由是慨然發憤卽其堂立黃帝
問道之像繪遇牧馬童子與昇仙之像於其壁使人知其
所由像成求予爲記予既爲之辨又告以黃帝見廣成子
問答之語與黃帝所以登仙之道使知莊氏之言不虛人
皆可以長生云爾

重修三潭廟記

元魯 狎

南陽北境之山東嵩西華綿亘數千里至鎮之西北五峰
突起曰五朶山其一挺出衆峰之間者曰騎立山源湧其
上三注而成湫一山頂再山脇三則山之趾故民俗有三
潭之目其頂人跡艱至有司卽其趾築祠大旱則詣潭請
水未有不應先屬鄧之穰宋乾德間武勝軍節度觀察使
張承德涖鄧凡數十年禱輒澍始創湫祠熙寧十年以鄧
守劉忱奏封嘉顯侯崇寧三年賜廟額曰普潤金卽古陽
館鎮立縣曰鎮平至我朝因之泰定二年夏久不雨主簿
李昱率衆步謁湫水至縣集禱密雲聚散者數日於是昱
謂衆曰始吾見其廟宇神像摧腐剝落意欲修飾方有所
請言未敢白神之鬱鬱未濡甘澤者豈坐是耶遂與衆輸

情致禱俄而風作雲合兩大霑足秋遂豐熟造中潭報謝
召募工役率衆出財以佐其事廟貌神容之在中下潭者
煥然完備余惟有功於民則祀之山川能興雲致雨其大
者天子所以望秩其小者得祀於方土之臣固其宜也守
是土者牧是民也不慎其職以憂其憂五尺童子未易欺
也而况神乎李君名昱字明甫王鎮平簿其令久缺政由
已出能憂其民而動其神蓋良有司也

光武祠記

元郝經

繼秦以楚而無高帝則中國不能復繼莽以操而無光武
則漢不能纂承三代天下後世不知用儒爲學之有益治
道而德於斯民殘陋蕪穢荼毒宛轉不復見先王風俗之
美矣高帝平亂開建大業光武中興身致太平號稱二祖
其有功於中國則一也自成康而下帝王始不務學陵夷
至於東周漸不用儒而中國不復有先王之治至秦而彗
滅除剗事習法律一以殺人爲務漢興將相皆刀筆軍功
文景之治本於黃老申韓孝武雖號稱隆儒相公孫宏而
擯董仲舒相如枚臯侍從文賦畜以俳優宣帝厲精爲治
不喜於儒謂漢家制度雜於霸王元帝好儒暗於識斷故
西漢制度陋於三代帝王不學懵於大道卒爲孔光張禹
所誤而欺於王氏光武起自諸生以謹厚稱正大之學蓋
爲真勇昆陽一戰破尋邑百萬直壯之師遂興漢室風雲
感會鄧馮寇馬皆稱儒將左提右挈底寧方夏旣卽位則

進卓茂登宋宏用孝廉爲郎保全功臣不責以吏事講論
經理夜分乃寐躬幸太學修明禮樂優禮嚴光激成風節
始享高帝祠孔子說詩書之規纂緝熙文武成康帝王之
學繼以明章臨雍拜老橫經問道期門羽林之士通經問
學有濟濟洋洋之盛於是大儒輩出維持鼎命袁楊李杜
屹然效節終我四百作成正治保佑民命風化之美同於
先王則其功又有大於高帝者雖則中興同夫創業傳序
十二德威爲畏使曹操終身染指垂涎而不敢革命昭烈
父子崎嶇艱阻猶天命人歸復漢討罪者終曹氏之世幾
五十年於乎盛哉初帝與其兄齊武王起兵春陵討莽乘
牛而殺新野尉奪馬以戰其後廟於新野歷代祀之歲已
未經奉命宣撫江淮乃登昆陽故城顧瞻春陵英靈髣髴
猶可想像又不能自己推本論著繫之以頌昇鄧州道總
管萬戶史公勒於廟垂示不朽足厭景聖之心焉

武侯祠記

明楊士奇

綱常之理原於天而具於人心者與天地同其覆載與日
月同其照臨與四時同其錯行與五行同其禪續亘萬載
猶一日不以前而豐不以後而嗇不有聖賢而扶持之則
人道幾乎熄矣是故湯之興也有伊尹釋耒耜於莘野以
佐之武之作也有呂望釋釣具於渭濱以相之宇宙爲之
一新綱常爲之一振拔生民於塗炭之中登之於春臺之
上聳殷周維新之氣象與唐虞比隆者伊呂之功也當漢

之季諸葛武侯隱於隆中躬耕畝畝謳歌梁甫有伊呂之志操人莫之知也惟司馬德操知之惟徐庶知之以之薦於先王遂枉駕三顧於草廬之中立談之頃嘉謨嘉猷足以破曹之鬼蜮擣權之鴟張吹噓炎精之煨燼俾之再熾於西南厥後身都將相鞠躬盡瘁直欲恢復舊疆混一區宇俾綱常正人極立奈何渭上之師方張營中之星遽隕觀出師二表則公志操同乎伊呂可徵矣彼以木牛流馬之功七擒七縱之奇八陣籌畫之妙爲公能事者知公之庸者也去南陽城七里許有岡焉曰卧龍有庵焉曰諸葛有井焉蓋公嘗汲而飲者也有祠焉邦人尸祝公之處也歲久傾圮鞠爲荆棘建安陳侯悌以甲辰名進士烏臺御史奉命來官是時顧瞻曰嘻勸節表忠事誠在我爰出俸貲爲鼎翔倡寅寮及屬暨衛之武勲相與和之又俾郡之都紀募緣於富室以助之費旣足矣乃瀉材於川輦石於山陶甃於野庀工傭役中屹祠堂傍翼兩廡環以崇墉蔽以修門塑公像於中凡鐘鼓几俎籩豆壘爵奉祀之需靡不畢備菴旣落成徵予紀其顛末刻之石庶幾嗣而奉祀於斯者得有考焉嗟夫詩不云乎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世之人惟其皆有是綱常之理故皆有是好德之心故樂新公祠者不約而同此倡者和者助者之氏名皆宜書遂書而刻碑後繫以銘銘曰成湯肇殷伊起有莘武王造周呂奮渭濱聖臣同心惇乃一德用扶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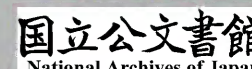
網用立人極湯誓秦誓時雖後先一德之純如日麗天惟忠武侯丁漢之季愍漢之疆瓜分鼎峙奮起隆中扶日當空志靖九圍俾之混同再表出師有虔秉鉞火德既衰吹之弗燿師進於渭星隕於營混一之志潰於垂成有子曰瞻死忠於國先志之承不匱之錫卧龍之岡實公舊廬昔有祠宇久焉榛蕪賢侯作守知政先務構之塗之丹雘如故乃潔樽壘乃聲笙鏞迺饗迺饗新宮惟祀之崇惟忠之勸春蘭秋菊畀古盟薦

上蔡先生祠講堂記

明 呂 柟

監察御史光山人王君相語柟曰史氏而知今少宗伯吾師上蔡李公之教乎昔者吾師以翰林檢討為浙江提學

命事喪母而歸蔡也吾汝人五六十輩者皆得事之稟六經焉以固者達其變以用者閑其守以志者祛其邪以法度者求其性以會通者先其忠信故今五六十人者或貢焉或舉焉或進士焉皆厭飫師程粲粲已曰教哉憂而勤其志遠矣又曰史氏而知今大司寇藁城張公之政乎昔者藁城公之知吾汝也上蔡謝子之祠久且圯藁城公加修之作講堂書屋於其後延吾師焉故吾汝人之及師門蓋藁城公登之也曰政哉近而思其良於先務乎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宗伯公之謂矣詩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司寇公之謂矣夫謝子程門之高弟也某常習之矣惺惺之法以存心



也知命之論以定志也去矜之學以知分也師冕之說以下學也勢利外物之用力以進德也日用言動之爲課以居業也博學而反知要也桃李之仁輪迴之私以辨異也覺以洞仁也敬以屈禮也烏頭之服以自得也是故心存而志定知分而下學進德以居業知要以辨異則足以體仁禮而自得矣宗伯公之教其務此乎是以設科如是其善也司寇公之意其爲此乎是以定居如是其切也某也恨其時未及諸君子鼓篋並遊以身見發揮謝子者如之何耳然則行謝子之道於今日者其在諸君子乎夫然斯二公之教之政及諸君子之學於謝子爲不歿矣於是侍御君取而加諸石又以示汝之來學

河南太守周君防洛記

明呂柟

洛出商州冢嶺山冬夏人可涉至盧氏東澗南入猶小也至永寧元滬西入溪北入嶠穀東入乃漫大矣至宜陽昌谷南入其西宜入又其西汪洋入又其東力輟入又其東大宋川入乃滋大矣至洛陽瀍穀城水也澗白石水也皆以次入於是洛始大雖不能北比洪河凡豫州水皆莫能及也若附以雷雨霖潦而鳳翼魚脊嶢嶢廣陽鉄嶺諸山水皆下流於洛洛於是瀰漫北浸河南城於是沒及風雨壇於是沒及演武教場於是沒及城外民垣屋前守者皆莫之省也今太守吳君廷權曰權方欲利我河南乃且害不能祛何居且夫壇神所也塲武地也神不能事奚其治

人武不能揚奚其振文吾父母河南者何居於是選輯屬縣而告之曰某石於川某木於山某土於邱某倉於竹某鉄於爐既乃輯吏而告之曰某作永寧役某作宜陽役某作鞏役某作澠池諸邑役乃作於洛殺之時辛巳之冬壬午之春也乃先鑿渠於洛陰以移洛乃築北延防亘五里防成而洛由地中行嗟乎桷邇會廷瓘意漆乎其憫窮也志宥乎其惕患也言論風望莘莘乎其棘職也洛宜乎其獲防哉夫河南省以開封爲首郡至其名省乃不以開封而以河南則此河南雖郡猶省也洛不防殃及河南矣則此防洛豈直一郡之烈哉夫天下之水莫大於河而郡適當其南天下之地莫中於洛而附郡縣適際其北則此防洛豈直一省之烈哉夫河羲畫之所由興也龍馬出焉夫洛禹範之所由傳也爽旦諸誥之所由作也神龜出焉風雨陰陽折衷焉則此防洛豈直一時之烈哉於戲予於是知廷瓘思弼河圖之政思宣洛書之化思繼周誥之教矣是時貳守桑君汝公以侍御潘君景哲狀來則汝公協心之忠景哲樂善之義亦皆可勿朽也廷瓘休寧人予戊辰同年進士汝公名某濮陽人甲戌進士景哲洛人辛未進士

新建篤志書院記

明 呂 柟

汝寧郡城之北汝水自天息山西來過隍堧而東其北隅有淫祠焉宮殿巍峩甍甍枚實與區當陽祭非其鬼太守

漆濱廖子德潛泣汝之閨月往視焉乃謂汝人曰名邦善地而此祠淆雜何以教吾汝乎且夫漆雕開者汝產也當夫子使仕之時卽有未信之對篤志之說千百載下學士大夫誦仰焉改祠斯賢豈獨爲汝人師表哉遂建篤志書院以漆雕氏名也創豎雄方南臨汝上碧波騰輝通都咸仰其北爲先門三楹又其北爲儀門一楹左右皆有角門儀門之北爲聚奎堂五楹其南東西皆有齋齋六楹貯書閣在聚奎堂之北閣之下立漆雕氏主其東有屋三楹西面其西亦如之東面居學師焉環樹栢柳殆至千章乃選汝郡屬學名生敬業其中資給廩餼太守時臨課焉今及大比汝郡之舉者十九出書院云太守走幣以問記涇野子曰邇予之過汝也漆濱子開宴於聚奎堂予參拜漆雕氏而後卽席謂漆濱曰此祠惟一主若程伯淳嘗宦於汝周茂叔亦產於汝豈不可取以配祀漆雕氏乎答曰昔先正微顯而闡幽且夫祀不可以莫之專也故二氏之在汝衆所知也漆雕氏之在汝衆所未知也多賢以爲祀其誠易散也一賢以爲主其心易一也故獨主漆雕氏乎予爲之嘆曰斯亦可以觀漆濱子之篤志矣予素不識漆濱每於邸報中見其爲御史時之論事也切而不泛確而不浮其奏每入必行而不寢良以其志之篤耳及自任汝汰減財力民受實惠崇重文行士敦實學其殆書院之謂夫汝之士子必於篤志焉求可也昔夫子之論道也以志學爲

始以篤志爲先宰予冉求皆聖門之高賢也宰予惰其志而晝寢夫子比諸朽木冉求廢其志而自晝夫子攻以鳴鼓之二氏者於漆雕氏何如哉志果有見於斯雖自漆雕氏以至顏氏不改其樂者亦是志耳嗟乎汝之士子毋以漆雕子爲少毋以漆濱子爲簡

陝州新開泮池記

明 呂 柟

陝州兩生陶進王鈞奉其師錢學正舉暨三司訓啟來曰州學建於召公祠之東南而州於古爲列侯其學卽泮宮也然自開建以來未有泮池諸守相繼莫之能興今太守隴州閻侯洫政二年篤念斯文見宏農衛後棄有隙地當廟學之南若疏鑿爲沼導引城北活水流注其中縈迴廟學於以萃納山川之秀昭回雲漢之光固其所乎會管河憲副張君巡歷駐節侯偕師生奏記憲副憲副行香學宮呼諭掌印指揮呂繼隆諸官其諸官皆謂贊修文教義所甘心侯乃鳩工開造周築垣墉遂成鉅池嘉惠陝學樂育英才且侯公正廉恕撫愛郡民種甘棠以印師君奭栽瑞蓮以求匹寇老故泮池之作至侯始勃然而興也涇野子曰諸友不聞漢皇甫規乎蓋嘗爲陝州太守矣仁聲大著徵拜內階爲漢直臣侯固隴西宦族早受其父司馬公庭訓兄弟孝友文盛關右其居去規不遠侯固爲今之皇甫規乎昔魯侯之泮池端大本以克明其德卒之不但文教之興雖淑問獻馘收功淮夷亦自是也然則侯豈但取比

於規而已耶若乃北登底柱而挹大河之氣南觀萃原而
想伊尹之風采芹池上行歌鬻序以爲古之聖賢者則又
在爾多士不可徒視此池爲優游之具也侯名俸贊成其
事同知劉璋判官張惠吏目楊世傑三司訓則柳階徐秀
陳忠言池南北計十四步東西五十步其成也在嘉靖十
六年七月

許州新建鄉約所記

明呂柟

嘉靖己亥之夏予自南都捧表北上道出汴梁許州守運
司張幼養方以公差在汴謁予於行署予以幼養舊從予
遊也問治許之政對曰良知雖不才然於先生之道不敢
違也良知履任後謂論治者當識其體養民者宜先乎教
乃於州治之東闢地一區建爲鄉約一所行令儒學官會
同諸生於公堂同舉致政敦德者一員爲約正以率約士
閑禮者二員爲約副以掌約儀才識公正者一員爲約史
以監約事鄉閭耆民六行克敦者三十人爲耆老皆免其
雜泛差徭以見優崇之意仍舉生員年長熟於禮義者八
人爲禮生年少生員十人者肄詩歌焉每月朔望赴鄉約
所聽約正副宣聖諭并示以四禮條式舉善糾過又申之
告戒明之憲章凡人約人家冠婚喪祭悉自約所舉行定
爲章程務主以誠實持以悠久庶道德可一風俗可同矣
予又聞幼養之治許也嚴上承之禁明示法例草交黠作
贅少寡之弊痛治尚氣輕生之徒以詰健訟雖至給引造

冊開場賭博顧養馬匹掛搭綽攬之陋習一皆盡予除絕及聞鄉約之建予甚喜曰幼養其相信哉德禮以道之於先刑政以齊之於後而又以今律例之切近者補解鄉約之未脩許民有不入善者鮮矣且幼養迪廉以持已致恭以事上廣惠以慈下既已端其本而又修先賢之教明聖王之法以化導於許雖古之黃寇之治潁川當亦不過是也斯往也吾知其必堅之以敦慤持之以久遠雖他日進秩部署漸轉卿寺亦由是而不渝也許人將頌德於碑尸祝於祠而不已乎是役也先門三楹其北爲中門一楹又其北爲先教堂南面五楹其孝友睦婣任恤六齋在堂東西列堂之後也爲講學堂三楹講學堂之左建祠一所以

內鄉縣建原尚書祠堂記

明胡

謚會稽人

成化丙申朝廷以湖廣荆襄流民洊集將構患簡命左副都御史陽城原公傑區理之公至諭知其徒皆以居養攸賴驅則無所歸祇迫其變乃遣諸守臣分詣所治宣布上德意以徠以綏得流民匿聚竹茶山曠境及散處旁近諸州縣者蓋億萬計皆願就近地爲編氓爰合衆議卽曠境建縣曰白河竹溪卽西各以其所聚櫛比編戶爲里分隸焉而在旁近州縣者以隨地附籍朔府曰鄖陽治鄖陽縣

以領新建并舊置郎房竹山上津凡七縣荆衛亦曰郎陽
分置湖廣行都司並附府治以領湖南道所隸衛所與新
荆衛凡十有七與夫壇廟學校倉庫城垣舉如制且爲簡
推庶僚中夙有治行者各量資擢授創建府縣之長吏又
以巡按河南監察御史吳公道宏預議多所裨益請移涖
其地期以二年訖事以代疏聞既悉允行而陞原公右都
御史尋轉南京兵部尚書以旌其功未任而卒訃聞土深
嗟悼贈公太子少保階榮祿大夫賜祭葬於是郎陽闔治
洎湖陝河川鄰境州縣凡在公撫治內者其民莫不悲思
感慕且相謂曰吾儕父子得免溝壑鋒鏑以全餘生於今
日者皆原公賜也方欲祠公於生而今沒矣盍祠公遺靈
以祀永底耶遂各請於所司建祠其境詣奠不一有司以
白於吳公乃命吏民歲以公生卒日致祀焉若今內鄉所
建其一也按內鄉舊隸戶凡三千有奇屢被流民寓止者
以佃業構訟且鄰境邏勦騷及無寧日今得原公撫收附
籍戶亦凡三千有奇殆與土著相半雖先折迤西浙川等
十保計戶千二百有奇別建縣曰浙川而內鄉所隸視舊
尚什加七八自是主客各安其業且無曩昔之慮矣時前
知縣徐君節因治民祠公之意誠闢城南百步許隙地肇
工未幾以徵拜御史去今知縣沃君頰以御史改任亟繕
完之工既畢沃君與其僚率士耆落之而告慰公神如禮
歲修兩祀以爲常先是吳公以事訖期滿請代詔進秩大

理寺少卿督撫其地嗣修原公之績今年秋吳公巡歷至
內鄉同寅僉事董君齡泊謚偕在焉因相與市香幣牲牢
詣祠謁奠退吳公屬謚書建祠之由於麗牲之石不獲讓
於戲凡居天職以治天民者惟在順欲違惡以得其心而
已反是則雖有非常之功不拔之業而民心亦去矣蓋斯
民之撫則附虐則讐其理自不可誣者原公之建是績也
當前人激擾之餘而能收其遺徒俾安堵如故且爲計經
久故公雖沒世而民之思報如生不約而同爲建祠血食
焉誠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法施於民則祀之宜也
非濫也彼激擾以徼幸一時者能有是乎然則是祠之建
非特昭原公之績於不朽而實凡有官者之勸鑒繫焉安
得不書之以告將來

重修嚴子陵祠堂記

明 李 葵

嚴先生光本姓莊字子陵後漢書載爲餘姚人故富春山
七里瀨皆在浙江嚴州而他籍往往不書然新野志載爲
邑人引嚴光碣及任延傳爲據則其事固可叅訂矣子陵
爲光武故人光武起白水故子陵隱籍南陽郡邑多有之
余邑南十八里有小山曰富春迤東五里爲湍河河堧疊
石十數曰釣臺湍河則土人咸稱曰七里河云斯其說傳
之上世世遠相沿孰能決其非是子陵旣生新野去此百
八十里亦安知其遺靈影影不時往來於此耶山頭有廟
廢久矣余旣謝官野處欽其高風而又幸爲鄉里之先生

也乃重建小屋三楹於山之麓貌先生像於中而爲之說曰先生有言士固有志當光武重興漢祚雲臺之將相環拱効力以共成不世之洪業彼子陵者亦安知不自量其素而宋之諸儒論光武不處之繩愆彌違之任而欲相吏焉故子陵不就皆過也凡古之邱壑遺佚未嘗不各有自就而後人喜爲擬議引世之凡情以爲有欲爲而不得爲可爲而不肯爲者豈所謂得其情乎因爲歌以招之曰世日薄兮淫淫杳太古兮誰任望先生兮迴臨扇清風兮瑞旨藹蘋藻兮余心歌成刻之石爲子陵祠記

月川先生拙巢記

明薛瑄

繇是巧僞日滋而斯道日隱矣濂溪周元公挺生南服悼末流之若茲一剖羣巧作拙賦以見意當時豪傑若程若張相與翕然尊尚之而斯道大明嗚乎盛哉曹君表正世家河南澠池自少讀書卽有求道之志遂卽關洛之上而慕濂溪因以拙巢名其讀書之室蓋取元公之意以自勉也其後君名薦書典郡鐸所至必以是扁其寓室以示不忘其初之志今年春君自蒲庠來河津因語余以名巢之意且屬余記余謂頽乎順處不撓其初不汨其流使大本完而七情節此衆所謂迂僻遲鈍而拙於事者也抑孰知順事厥天不以小知害之而可以爲終身安宅也舞智籠物逞詐軋人機變層出莫測端倪此衆所謂辨敏儼捷而

工於計者也然詐窮智屈自嬰其弊又豈可以一朝安其身哉今曹君慕元公之學以拙名巢可謂能擇所處而知所戒者矣則其進道之日儻獲登君之巢尚當闢混沌以廣君之居室疏七情以通君之戶牖舉酒相屬而誦元公賦已而忘言相對身巢兩忘復不知巧拙爲何物也是爲記

重修太昊陵記

明鄭肅

太昊伏羲氏陵在陳州北古有廟存焉我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初特遣官典祀列聖繼統禮亦如之而有司祇率常典享祀以時歷歲滋久殿宇弛圯莫能興之者知州萬公宣同知李公鼎來涖州事政通人和乃相與謀曰古先帝王陵廟衰敝如是不圖葺之非所以崇明祀也而判官江公宗海顏公永吏目李公榮聞而是之議以克合於是徵宿逋縮浮費鳩工市材而經營之朽腐者易而新之黝闇者塗而瑩之於廟之後撤故碑亭作堂三間以宏其規若庶若門若墻之屬皆治其壞而補其未具先是有神厨翼於東太清廟翼於西領禩事則道士奚福仁經始於天順六年冬明年秋告成僉謂不可無述以書來俾肅記諸石謹按伏羲風姓生於成紀以木德王而都於陳開物成務制器致用爲五帝首載諸經典可考也論其功德所建若天覆地載孰得名言之哉自沒迄今天地間海桑陵谷變故非一而宛邱之陵巋然獨存則可見先聖之流風遺澤

垣赫宇宙千古猶一日也今是州長貳又能祇承聖天子之德意聿新陵廟丹碧煥然照耀於林野之間使過者竦然加敬宛若聖靈在上徘徊瞻眺不能去非知爲政之緩急者能如是乎夫聖德之盛雖不可名言乃若賢侯敬共秩祀道宣靈休則不宜無以告來者庸是不辭而爲之記

子由亭記

明尹士達

淮陽郡城北有地隱然而高臨於蔡河曰太昊之墟循河而西有湖窪然而方以長曰柳湖湖之中有地突然而起平坦寬曠曰子由先生亭先生少與兄子瞻齊名由甲科博士宛邱見柳湖雲水之勝遂結亭讀書其中子瞻所謂宛邱先生長如邱者是已先生入禁近亭寢爲瓦礫湖亦闕光鏤采蒼然野煙荒雨之餘迄今數百禩矣成化戊子雲間戴侯昇升爲郡又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修舉乃求先生之亭於榛叢蕪草間發其亢爽覆以高甍繚以曲檻左右樹以柳環抱植以蓮不二年繁陰蒙密異香襲人侯與客游焉脫埃氛蕩塵囂物與理涵景與心會飄飄然如遺世獨立凌乎雲影層波之上而湖之烟光開歛日影出沒沙禽水鳥游泳浮沈四時朝暮變化之不同者皆寓乎裀席之上侯釀酒臨流操觚長賦客咸屬和陳人亦皆老稚相携游無虛日雖所得不同亦莫不各適其適也歲癸巳余遊過陳適侯之震器儼以會試來拉余操舟登因得訪先生且知侯恒寓樂於斯也翌日郡儒趙旻上舍馬昭請

記之余惟先生平生載之言著之書固已赫然動人不待於亭而後見然先生遺跡之在陳者惟斯亭而陳人之思先生者尤因之至久不衰焉則侯之拳拳斯亭嗣而新之者匪直慰先生抑亦慰陳州高山仰止於無窮而與之同其所好也夫然則先生之風聲氣烈侯之仁聞善政與斯亭同垂之不朽矣余故喜談之俾陳人知侯之求先生者於其心不於其跡而陳人之求於侯者當於其大不於其細也遂書以爲記

韓烈士祠記

明 郭顯忠

烈士名魏山西沁水人賈於太康楊家廟軀幹壯大多智習兵挽三石弓慨然慕馬伏波爲人嘗曰馬革裹屍真男子事每聞四方有警輒扼腕人皆壯之嘉靖癸丑賊陷鹿邑歸德勢甚猖獗召諸少年曰吾料賊必奔太康康無令賊欲襲取之楊家廟迺其屏蔽於此拒守勿令長驅需救兵至賊可殲也或曰恐勢不敵烈士曰彼衆烏合行無紀律且狃常勝可撓也第從母恐少年稍有從者賊果奔太康遊騎至敗去前鋒至又大敗去賊大怒拔營列陣而進所從少年悉散去遂登樓自固賊圍數重樓中集有冶鐵投以擊賊死傷相繼三晝夜不勝賊欲棄去一點者曰脫頓兵城下是且集衆撼我則腹背受敵盍火之乃輿薪焚樓烈士嘆曰吾得死所矣自樓上飛身下手刃數人始被擒大罵不屈賊斷其舌遂遇害是夜漏下三刻蕭公入城

平明賊衆列濠外知有備攻三晝夜不克乃去向微烈士
蕭郡丞未至百萬生靈不盡爲魚肉乎烈士之死功在太
康豈淺鮮哉萬歷戊子隰川王公以狀聞詔祠祀授子子
明孫澧奉祀復其家人情大快

貢院記

明曹金 祥符

高皇帝疆理天下著科賓賢令郡國都會闢大比文士之
館曰貢院務在登俊哲敷治理至重也河南省貢院洪武
初卽元故平章竺氏宅隘甚宣德間徙城之西南隅其地
卑卑天順壬午水溢城蕩爲沮洳會徵士期偏所司卜亢
爽徙今址制出草創弘治戊午臺使李公澣決策增修庶
幾苟美在迄今二十八年所歲事粉飾徒夸外耳內實寔

其土舍板屋一當傳燭赫焰熏天癸未京闈之災可駭也
嘉靖甲子監臨顏公鯨惻然念之令有司漸易以甌期數
年襄事有司動稱時詘因循十且六年易纔十之二上四
年丙子今藩司伯鄭公以臬長至適監試事每嘆曰千金
之子坐不垂堂奈何輕數千人以嘗試於不測哉今年已
卯公已遷左使實在事迺謀諸右使張公曰院以貢名要在
籲俊策勲王家舍官舍直蘧廬耳今有於官舍一弗當
輟舉中人之產不少恡第令吾審時務節約提調之謂何
會侍御蘇公慎重文事按節他所未遑卽詣院周覽指畫
具有成議以聞於中丞周公訢然亟允所請於是程工度
能卜日興事鳩良材堅甃以振其頽壞而金碧丹堊之一

洗堂廡臺榭門阨垣墉之舊悉與更始其輓舍二千八百有
四加板屋十之二故事三司以事來會御史坐門屏簷溜
下不能容今增深廣七筵拓以重軒儼然一堂焉往檢視
士諸司府率當衢結廬以居創置二廳署於院門兩旁左
曰司廳右曰府廳皆門二重庭三楹東西廂六楹至是內
外魏乎煥然一大觀矣經始於春正月七閱月而卒工財
用出公帑二千金民無所預郡太守薛君嘉成事來屬余
記諸石曰斯干闕宮厥事述頌舊矣乃此貢院因仍將再
歷甲子而大脩於今日當事者甚盛意也義宜有述以詔
來者余謝無能爲役而又撫今懷昔不能已於言夫人精
神志慮鬯於安舒而縮於矜持何者勢固然也始余爲諸
生兩試於此同事每相戒勿燭卽不第末耳夫以校士之
場而使兢兢然圖苟且畢事如朝廷簡士何今而後士之
操鉛槧業其中者相與暢意研精道於凜凜何其幸哉抑
余有所感而願竊有規焉易神農作市致天下之貨交易
各得其所史稱珠玉傳集於市聖人得之以爲寶惟此文
院大會全河之髦士人抒所蘊珠璣琳瑯璀璨錯陳固一
都市也使士而由是登天府爲大寶上下無負各得其所以
稱於天下後世曰自鄭公院之修也得士爲寶則其功孰大
焉其或詭連城而售燕石以惑當事緹巾重襲端冕以發
將爲周人笑之如文院虛車何頃者余聞諸星家者云歲星
當梁宋之分而考之權氏貞應有曰端人哲士

連茹播職今院之成適逢其曾不謂發於人格於天哉是役也周公名鑑平涼人蘇公名民望長垣人鄭公名雲瑩閩縣人張公名天馭深州人薛守名綸天成人俱進士董役二郡丞開封薛君選衛輝字君恩寵俱洋縣人舉人倡議協謀於法得書而鄭公之誣河藩也三易官箴端表軌物明照秋毫創利剔蠹百廢俱興此其槩云

二忠祠碑記

明 王世貞

在唐至德初有祿山之變時南陽張公巡以雍邱令破賊進守睢陽遷都御史丞凡七十戰城破不屈以節死詔贈揚州大都督官其子亞夫金吾大將軍人主所以寵靈而光大之者既極備而天下學士大夫猶能言之踰六百年

為明之建文而文皇帝靖內難時南陽鐵公鉉以叅政分省濟南固守不下尋扼北師於東昌累進右布政使兵部尚書叅歷城侯軍文皇帝由他道入京師購得公責之跪不可剗其膝責之反顧又不可剗其耳鼻竟寸磔於市坐族後事漸解會今天子即位制詔大宗伯故革除被罪諸臣忠於所事且蹈刑戮有司即所在祠之墳墓苗裔存者厚加卹錄以表忠竟勵臣節於是鐵公之事大顯而南陽守維蓋令遜謂公其鄉人於詔得特祀而張公蓋前六百年尚未有能祀之者以請於大梁中丞御史咸報可乃即郡城西園故社學地中構堂三楹以安二公位左右廊楹各如之戟門一皆令遜所任也既成請世貞以文麗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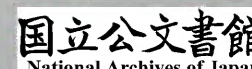
石夫張公提一旅城遏十三萬之強賊以障江淮公死而賊旋滅其為勲最大鐵公之守無異於張公其摧堅折衝亦足相埒而不能救金陵之下然張公之所為殉者七葉之天子而其所讐者賊耳鐵公之節獨信於真主一統之日顧其事為甚難且唐之所以報張公實國家賞罰之常典而鐵公獲旌又上之所諱聞而下之所不敢言者也不又甚難哉竊聞之高皇帝起義自采石下集慶首舉其不降者御史大夫福壽而褒封之立廟於雞籠山夫旌敵於抗刃接鍛之際以故感發振勵僅易世而為主死者比比鐵公其尤也天子方嗣大服溟德音以高帝意行之而不恤孟氏有云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今而後謁二公之祠者

封疆之臣則思其所守為邦之紳衿則思其所立感人主之激賞則思所以報觀二公之近者二百年遠至八百年而若新則思所以不朽因記其事

改建昭烈祠記

明 劉良卿 開封人

新野古邑也漢光武肇迹於此昭烈牧守於此光武臺鄧禹臺皆當時閱武之處至今猶存昭烈修築城池保安黎庶功尤著焉故當時民謠曰新野牧劉皇叔自到此民豐足崇德報功宜皆有祀光武祠在邑南關廢為演武場正德七年司兵者以演武場狹易以他地時良卿在學與同志友曹涵齊嵩張騰王信輩議之曰此地已易光武之祠再不可復盍留一區為存羊之計乃請於兵憲何公獲允



遂卽其亭所留地南北二十丈東西十六丈委邑令劉滄
修築城垣極其堅厚祠猶未建將有待焉嘉靖十二年南
陽太守劉南泉公至此毀城北淫寺改爲白水書院肖光
皇鄧禹來歙像於中是光武有祠矣昭烈獨闕焉嘉靖三
十二年張龍岡公奉若欽命以都御史撫治鄖陽道出新
野詢及於此乃曰昭烈君臣當時發兵新野其有功德於
人民者甚厚千載而下不可無祠良卿進曰南關有光武
祠廢基光武旣祀於白水書院此基建昭烈祠其兩全乎
公曰勞民傷財奈何良卿曰此義舉也公若倡之士民無
弗從者公遂下檄於縣縣諭之於士於民遐邇樂從不數
月而輸餒若干邑侯歐君曰是可以興昭烈祠矣乃鳩工
材始於三月終於十月工完上爲殿五楹中昭烈左諸
葛亮徐庶右關羽張飛各肖像如生儼然一時君臣會聚
於一堂之上東西爲廡各五間前爲正門三間門外路達
東西西爲坊扁曰漢昭烈祠委記於良卿義不敢辭竊惟
漢室傾頽羣雄並起曹操篡逆之賊孫權僭竊之豪無足
道者獨昭烈以帝室之胄三顧孔明以討賊恢復爲己任
信義著於天下間關百戰勞苦萬狀始得王於一方以紹
漢統使假之年則削吳魏正位中原不難矣而卒不能者
天也新野首事之地千百年於此未有表而祠之者龍岡
公乃創爲之其有待而興也觀其言曰人倫之義莫重於
君臣倡導之機尤先於風化公之此舉崇重風化之一端

也敢僭爲之記公名舜臣字熙伯山東章邱人龍岡其別號也邑侯歐君名世祿湖廣衡陽人是役也實賴其賢勞云

役支記

明王惟儉 祥符

夫古今之河患孔棘矣然未有窮四海之物力爭勝於馮夷如吾世之煩費者也亦未有總一省之征繕責辦於百里如吾邑之困累者也無論往歲比者朱旺口之役公家之所徵求私室之所餉輸幾當縣官歲入之半而悠悠之論尚有異同乎何容易也昔宣防之築也下淇園之竹以爲礎故孝武歌之謂舉長菱兮沉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彼其薪菱卽今所賦之稍草也當是時河決瓠子瓠子今開州地也去淇二百里之遙矣天子親沉嘉玉良馬公卿從官躬負土薪可謂焦勞矣而材僅取其故有尚不能督之於一郡一邑也無乃以事之難卒致而役之難獨累乎奈之何今以八郡六十餘萬之稍草而獨辦之都會之一邑耶邑故額六萬今十倍之矣甚矣哉變法之誤也始嘗試於萬一之有利旋隱忍於利害之不償而終以大害貽之後人也蓋始之射利者賈徵逐之資操畚者賴緩急之便若微見其利未幾歲匪恒稔弊漸旁滋卽變法之人未轉轍已立睹其害矣而業自悞矣不欲更也卒之官賦有頗物直益湧支納從奸監守重累中人之資役不畢歲而家徒四壁立焉數十年來苦累蕭索不知幾千百人故每

一役之更小民之避之也若淵塹虎狼之不可嚮邇而官
府之請謁里胥之追呼亦不勝其擾焉會我邦君有慨往
謬因力陳其不支之狀而當事者亦重念之累議累駁累
減文移之往來上下之參訂凡七閱月而始竟其說以通
融之於濱河之州縣因地之腴瘠酌數之多寡西達陝虢
東盡梁宋賦凡四十餘邑而茲邑稍草之存者止三萬矣
以故額論則以十年敵一年之役以今額論則以二十年
敵一年之役自是而茲邑之民其有瘳乎或曰邑都會之
區也力饒而易舉地邇而取捷故也夫正惟其都會也輪
蹄之輻湊百凡仰給焉悉索敝賦不充是懼而可復以諸
郡之累累之乎且河自分陝折而東北委蛇河洛之郊靡

懷衛之墟嚙蝕幾邑蕩析幾郡豈其茲邑之獨虞也者
苟惟守土者據城府之見分畛域之私以致初議之艱也
吁亦不怨矣不佞因是而嘆復故法之不易也由今而遡
變法之日垂十餘年耳而遺老之口不得要領故牒之稽
復歸磨滅豈其放失以致於斯無乃疆場旣殊肝腸自易
而遂不欲出之以爲証也更數十年後何所底止乎且今
之法亦稍稍非舊也舊取給於諸郡今取給於濱河有如
異日者復更其說則一邑之孤烏能勝多口之囂乎故邑
中士庶僉議欲永其事且以當事乃邦君之美也爰樹貞
珉於邑之側不佞以是役也始事之誤流禍十載此其義
在柔桑之三章所謂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者非耶今茲之

滅民若更生此其義在大東之章所謂哀我憚人亦可息也者非耶然自當事之軫恤暨我邦君極議而卒成之也議豈築舍乎此其義在洞酌之三章所謂豈弟君子民之攸暨者非耶邦君爲王諱復興究之郟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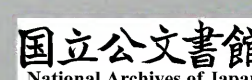
信陵君祠記

明 李惟貞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今志稱夷山亦名夷門在府城安遠門內則北門矣獨稱信陵君墓在城東揚州門耳予徘徊二門間莫得其處夫侯生非信陵君何以聲施後世乃今俱沒沒也更讀志則濟源之軹鎮有聶政廟汝寧之西城有荆軻廟兩人皆以俠血食而信陵顯缺焉漢高帝英主也其過而以

太牢祀者惟孔子與信陵詎無謂哉魏人尸祝俎豆者何限信陵何以獨無半菽之奉乎於是相地得上方寺之右方實在東北門間度生時車騎所常經涉乃爲之祠祠與寺通俾僧領祀事無煩有司庶幾不以費廢羊又虞後之人不察猥以荆軻聶政之俠同類而共訾之也稍撫其行事而識所以創祠之意曰信陵君蓋戰國之才臣也以客掩也蓋魏之忠臣也以俠掩也請以三君喻春申始而強楚繼而賊楚棘門之誅孽自己作孟嘗旣相齊潛矣去而之魏合四國兵以破齊死其君於莒身得無爲戮幸耳彼夫曳珠履而居代舍者余不知何人要之皆亂賊之黨也平原有士如毛遂毛公薛公者而不能用失計馮亭以挑

秦禍幾喪趙國之半賴信陵始得比於人數因人成事寧獨十九人取譏哉信陵雖多客實無藉客何以明其然也邯鄲之圍秦日無趙矣信陵竊符以有魏師而其人皆畏秦者也又縱其父兄若獨子歸者二萬人卒以偏師拒秦秦不敢入秦乘信陵出而伐魏日無魏矣信陵以使致五國之師而其人又皆敗衄之遺也國異兵兵異帥驟而舍之大破秦軍於外走蒙驁逐北至函谷關而不敢出舉數十萬不相習之衆一旦得其力爲己死此非客之能也其勸魏無親秦料秦必滅六國乃休疊疊萬言審天下之大勢深切著明可謂絕世之算客有及此者乎藉令魏王早因其計糾合楚趙以助韓則韓不至失上黨趙不至敗長平六國何遽折而入於秦乎故曰信陵才臣也以客掩也以魏救趙而魏重以五國爲魏却秦而魏安去魏而魏受秦兵還魏而秦用金間罷將而魏輕身沒而魏隨亡魏王畏之怒之再以毀廢而不對故曰信陵忠臣也以俠掩也然則何以竊符符不竊則魏師不出魏師不出則趙必亡趙亡則魏從其後身數請王賓客辯士說王萬端而不聽也將坐視魏亡乎全其身以善其君古之人行之然則趙全之後何以不卽歸魏魏王之忌信陵自其能探趙王陰事始矣早歸而逢其怒必以矯令誅卽無誅而秦間早行信陵必不將誰可以當秦者秦不伐魏魏王必無迎信陵伐魏不急魏王亦必無迎信陵秦益急魏魏益急信陵急



而後任專任專而後得畢其長是忠之術也若是非要君乎然秦兵却而未聞魏賞有加也何要之有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獨與客留趙自言異過以負於魏至令君臣口不忍言五城彼固知信陵正不負魏也非聲音笑貌可假藉也是忠之符也然則何以飲醇酒近婦人而死操上將軍之印諸侯將皆屬何有於魏取卧内之兵符如探囊何有於王而終身北面不失臣節卒無以解王之疑是故溺酒色以自汙也信陵而愚人也可信陵而非愚人豈不虞酒色之足以死哉秦間行而魏將代魏之必入秦以自計耳不欲生爲秦虜有託而逃是忠之隱也太史公傳其完趙時有自功之色客進曰物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斯可諒信陵之人不忘忠魏矣揆事設策能成信陵之忠而有功者莫若侯嬴朱亥與毛薛兩公援君不可忘之義並祀亥嬴其不及毛薛者非魏產也祠成而巡撫吳公聞之謂是舉也於祭法合以酎金來助則刑牲醴酒偕邑令蕭重望奉祠入祀而爲騷一章授工歌之曰河流兮不返夷門兮爲偃思公子兮日晚雲車駕兮旆建紛從騎兮婉婉右朱亥兮左侯生闕如虎兮軍聲敵王愾兮秦嬴完邯鄲兮金城封函谷兮無人行王安坐兮大梁呼萬歲兮傳觴功不

賞兮中流謗騰王庭兮無良哀莫哀兮國將亡國亡兮身
胥靡爲秦俘兮孰與魏公子憂生兮冒以樂死飲酒兮御
女疇知我兮良苦四方兮不可以處雖吾國非吾與作新
宮兮故土坎坎兮擊鼓蹲蹲兮分綴舞魂歸來兮栩栩

重修神禹廟記

明莫天麟禹州知州

郡以禹名以郡故爲夏禹封都也用是郡有明祀焉今歲
春余奉上命來守於茲首謁神禹廟見其制濶而無當穢
而弗治鹿豕之所遊而道途之所便也非恭奉神明意也
咨嗟者久之乃僉謀於寅僚舉殿宇而更新之表以月臺
築以甬道葺以周垣增以二門數楹而大門樓閣亦加崇
焉於是廟制始嚴而飭煥然非復疇昔之陋已昔周使劉
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洛汭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
吾其魚乎夫成允成功凡疏濬排決之所及六合之內萬
世而下誰非禹功而况是郡爲其湯沐且嗣王卽斯臺以
饗諸侯精一敬承之心法宛然依稀遇之詎守土者而忍
忘諸則茲廟之葺倘亦河洛之思也宮成潔而不華堅而
弗麗聊足以妥神居而供明祀耳猶然卑宮室之遺意也
茲役也民以募來財以帑出而時計諸農隙經始於杪秋
未日至而畢主之者不佞協謀者寅僚而督理夙夜惟勤
則多郡丞潞安王君之力云

漢光武廟後改建巖子陵祠記

明周夢賜

葉故昆陽地也漢光武昆陽一戰帝業自此始以故葉至

今廟祀之其故人嚴子陵者僑寓滄水上舊與友善卽不
臣事隱富春以終葉固有子陵之跡矣舊祠子陵於書院
孔殿後非宜也葉令高君方上議欲有所更置而光武廟
後有淫祠距百步而近君易之祠子陵合爲周垣別以丹
堊又立石表其前而題之曰漢光武嚴子陵相會處君臣
相從歲時獻享或謂子陵生不事光武死而臣之非其志
也余以子陵不臣漢不拜漢之爵秩及就而共寢以足加
帝腹子陵豈遠光武哉廟祀成旁各爲房三間以招守者
匠作之費君自給之上不費公帑下不煩民力蓋一舉而
使君臣大義不至顛倒於廟祀也善哉高君名氏與興修
之由畧見問津書院記茲不復著

創修磚城記

明呂維祺

吾邑小如黑子著面而在春秋爲玉城在漢爲東垣以形
勝則漢關巋然紫氣拂鬱八陡橫其左郁山拱其右青要
荆紫諸峯列峙於後昔稱重地有由然哉地重而或輕之
則亦執於地利不如人和之說夫地利之與人和交相重
也昔顏魯公守平原增城浚隍人或迂之卒以成復唐業
爲八十郡先或曰方今天子一統無外安用一丸泥封函
谷而王公設險易何諄諄耶吾邑爲洛上游城廣不越三
里高不出三仞且以土爲之市兒出入通衢時數有修葺
葺輒圯民疲於奔命督修者且以爲奇貨可居也萬歷乙
卯之秋製吾邑錦者爲玉節王公公下車初仰視雉堞環

觀碑睨旣愀然曰嘻晉陽保障安在哉顧以歲之不易民生之不育未易卒舉也越三年稍稍告稔物力漸裕所節省捐俸凡若干可以卒城工之半遂慨然鳩工庀材陶磚鑿石身董其事寒暑不輟經始於四十六年四月迄今年秋工成北至超雲門東抵奎峰總計高二丈五尺長二百四十丈是役計費不貲皆公自捐省不煩公不累民公之詔於吾邑者侈矣予東遊齊以量移啟事暫依子舍不敢問戶外事日惟坐斗園彈琴讀書嘗試登高四望則山川之凝抱形勢之凌聳壯哉重地猶昔而孤城雉視萬堞爭高若相與錯映環合也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昔季武子有嘉樹晉大夫韓宣子來聘譽之武子曰願封殖此樹以無忘甘棠是城之成我公之甘棠也我邑人願封殖此城以無忘公傳曰預備不虞軍之善政也而魯隱公之於邊吏亦曰慎守其土而備不虞公之微意蓋寓於此且公來蒞吾邑凡四春秋蝗十之四旱十之六公畢力撫之民不知歲惟時驛政疲累邑人重苦之富者貧貧者逃予與二三士紳議所以拯之而公力破旁撓之議以救此一方赤子且欣然欲發棠救饑停徵甦苦公於地利人和蓋兼之矣適予北發有日若邑弟子孟君化鯨張君君德劉君定國等皆沐君之德化也者公加意百姓而德化首及士故士皆感公之德化思所以效之也適與茲役會於是訪予徵記且曰公之於茲役也增修城守以明有備捐省俸

金以明不貪不動民夫以明不擾一勞永逸以明節愛因困營造以明救饑一舉而五善備子其一言記之以明邑人之思公比於周人之思召伯也因予戒裝不遑從事及盟津阻東方克屬草起而視河嘆曰睹河洛而思禹功邑人之於公亦猶是也非獨此也且以勸後之尹吾邑者公諱鉉字君實玉節乃其別號世爲江右之吉水人登丁酉賢書爲政慈而有度尚氣節軫民瘁茲不悉述

重鐫漢汝南太守宗資墓記

明 楊應奎

余家食時好集古圖書素知漢天祿辟邪字在南陽境中嘉靖丙戌秋九月調守是郡間行北郭外三里許有塚巍然無草木而南隔路有石獸左者欹側卧去其四足右則

缺中半埋之土中幾不可見問之土人曰是漢宗資墓前石獸也因嗟物之顯晦有時昔所聞者於今乃見之因命僕夫啟而築之細尋其字無有也按資字叔都南陽安衆人也代爲漢將相名臣世家於宛宅居負郭資在京師學孟氏易歐陽尚書舉孝廉拜議郎補御史中丞汝南守以范滂爲功曹委任政事推功於滂不伐其美任善之名聞於海內漢書不爲立傳惟於黨錮傳見之宋歐陽文忠公集古錄云天祿辟邪四字在宗資墓前石獸膊上今墓在南陽縣界中余自天聖中舉進士往來穰鄧間見之道側於今三十餘年職方員外郎謝景初家於鄧爲余模得之然字畫譌缺弗若余初見時完好也沈存中筆談曰今

南陽縣北宗資碑旁兩獸鑄其膊一日天祿一日辟邪余天聖中過鄧境聞此獸尚在使人墨其所刻觀之其獸有角鬣大麟如手掌南豐曾阜嘗令南陽題碑陰云二獸膊之所刻猶在製作精巧高人九尺尾鬣皆麟甲未知何義而名此也一統志云宋均墓在南陽縣東北古城內有二獸左刻天祿右刻辟邪左刻爲雷所轟漢書注亦云資祖均自有傳今漢書止有宋均傳而無宗均傳亦不言有孫資也豈宗宋字音相近或二姓皆當時名家故誤譌相承不可追詰與但集古錄筆談成著於宋時必不妄近日集志亦傳疑耳志於宗資宅下亦云邑東北三里有墓則石獸之有字刻者爲宗資之墓無疑今郡郊如是塚者纍纍皆前代將相之墓也城西五里俗名麒麟岡者大塚前亦有二石獸形狀相類豈漢制固應爾耶第無碑銘皆不可考惟此二獸有據故以法帖舊文模而鑄之以存漢人文字典制云

新建湯王廟記

明高尚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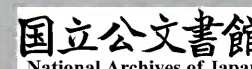
潁川城郭之陰有邱曰釣臺昔夏啟會諸侯享此湯惡於桀囚之夏臺亦卽此臺實塊土而名耿耿與泰華相峙夫有以重之也啟之賢不聖於湯啟享會乃常典湯否於此而王業基之尤爲異跡臺之有藉於湯審矣世遠俗諳民狃於鬼惟冀爲禍福者是祠而罔臺之思郡侯劉公守是邦三載政以德孚民以化漸道以古植厥惟咸緒乃踪尋

古聖賢之在境內者墓則表之神則祠之近代淫祠悉毀
悉更乃登斯臺也而喟然曰顯德之匿而固福之求民之
慝也教之敝也夫標迷莫如崇典詔來莫如徵往於是乎
因舊祠屏舊像主湯其中而定祠焉祠淫而典臺廢而興
矣是役也財靡官費力罔民妨翼如歸如壯觀起瞻謁焉
者靡不慘桀之烈而痛湯之遭且幸其亡之忽而興之勃
也君子謂斯舉有三善焉祠開厥新崇正祀也址仍厥故
謹民財也仁者之祠而虐者之彰昭鑒戒也崇祠禮也謹
財仁也昭戒知也禮以基之仁以成之知以永之豈惟明
神是歆實亦斯民是賴君子謂劉公於是乎能此邦矣公
名魁字煥吾廬陵人種德積學為君子儒云

改建召杜祠碑記

明劉漳

嘉靖辛卯歲夏四月南泉劉子奉命分守汝南知南陽之
有召杜祠也始至謁祠下祠故在豫山之麓後移其祠於
漏澤榛莽極日荒落弗戢劉子憮然曰是可以祀召杜乎
謀欲新之越明年南陽守張子綸至劉子語之曰君知南
陽之有召杜乎曰然劉子曰亦嘗論其世與曰未也劉子
曰來吾語子予嘗由桐柏歷泌陽趨唐鄧涉浙川內鄉循
邾汝而東求二公之所謂水利矣亦嘗躡雙雞之山觀西
峽之口臨湍河之澗沿白水之津而求二公用心於水利
之故矣相水脉之源流度地勢之高下某水與某地相平
某地與某坑相宜以開其用某地可以作堰以通其流某



地可以作陂以收其水以廣其利堰水之流也欲夏以秋
陂水之貯也欲冬以春各利其利無相妨礙以久其業防
暴雨之泥淤則塞其渠口於陂滿之后慮大水之濫漫則
置退水渠於各堰之末疏導必勤以時灌溉必序以則居
數年而沃田四萬餘頃二公之用力亦難矣今二公之成
迹見存而後世舉行者惟晉當陽侯杜預我朝知府陳正
倫繼之者絕少是可慨也語云法施於民則祀之二公遺
愛之在南陽僅存一祠而猶滅裂如是是不可耻之甚乎
張子艷然而作曰此則有司之罪也乃命官董工以舊接
官廳三間爲前堂移原祠三間爲後祠堂兩旁置行厨及
看守者屋各三間圍以垣墻堂前後雜置花木復移置八

神有司事也吏不告勞民不知擾神有所止是可以觀矣
踵二公之芳躅垂二公之遺愛則又有望毋曰是謀非吾
所能及也因敘其事以告來者云

譚公北渠記

明張寧

吾襄之租賦甲於鄰邑而強半仰給東南乃其地土濶而
處卑勢若仰釜西南壓於栢寧其西又爲驀嶺所逼每遇
秋淫雨岡之水憑高而下又西仰大河汝水泛決衝突其
中中不能受四溢而爲民害則曠土盡爲浩渺三五村落
幾爲瀦矣是以居是土者每苦其瀉鹵難耕田旣無所獲
而逋賦年積遂荷担而去者歲無虛月我邑侯譚公褰帷

之初卽詢民之疾苦而被水害者如李士論黃書崔竹等
又爲之言公乃據騎往閱之乃曰水之所以不能流毒者
唯其吐納兩無礙也茲誠甌窶地仰受旣多而不能疏一
竅以歸其餘卽大海無尾閭則中國爲壑矣矧茲地形環
而濶色澤而膏易于飭力以長地材奈何令食土之毛者
竟不得秉耜以殖甘作他鄉之旅魂耶而督逋者又先後
不少假是速之去矣吾其有以圖之於是委鄉耆方汝文
暨義官劉尚禮以任是役汝文曩嘗輸積鑿渠以洩蓄潦
試有往效尚禮敏給多幹材且居隣此土又俾李士論等
五十餘家以分其事爲之面形勢之迂紆酌道里之遠邇
計徒傭之多寡量時日之久近勾役於濱渠之民計工於
殷積之家以牛課工每牛二則工一日每工一則給以官
糈升之半工不濫逮民不輸貲乃自兩岡之東折爲二渠
其南渠則蜿蜒十九里厥工早竣茲北渠緣有馬濫柳溝
二渠久開漫不可沿乃摹想其勢而疏之又鑿小渠二以
納支流俾併歸而東入於臨潁之渚水總計縱長萬一千
三百四十丈衡濶丈之三尺深較衡減三之一擬南渠工
倍差焉渠成而行旅者幾成斷塹又廣制橋梁修圯者九
創甃者三今迄就緒時僅閱月需不踰三百緡費少功多
時促效遠豈地之升沉有時而祛弊鉏菑之績良有待歟
卽今夏旱甚甫入秋淫雨浹旬茲地茲渠波流而逝者如
駛卽濡髮塗體之民若就埠土而孺塹之隅隨獲佈種此

非其明效歟則鄴水萬金信非異人任也自是則逃移者復蕪穢者墾公家之租稅亦易易舉其流澤固可量哉然人心多且夕偷安之念原隰無百年不廢之功且陵谷易於變遷何言溝洫哉此善作善成兩相資借倘旋於旋疏則事半功倍而此績當久久不埋此蓋任事者與紀事者意也不然邑侯之治行高等未易述則亦安用此一片石為哉公山東萊蕪人舉庚戌進士號笠石諱性教

忠節祠碑記

明趙秉忠

通許縣舊有忠節祠祀時公也公當武廟時以明經為梁山簿署縣事值流賊藍四等合圍攻城公堅守七晝夜城陷被執賊四刃公面使之跪不屈刃脫雙腕公罵不絕口

而死妻賈氏聞變自經賊見賈氏死讚嘆賢哉夫婦因縱

火大掠女竹青

誄文各三年

九歲並投於火官廳灰燼惟經處

獨存事聞贈廕有差勅建祠春秋祭享如制賜額忠節祠舊在城北隅歲久日圯萬歷歲乙卯余友丹水傅公來侯於許拜祠下見其湫隘囂塵風雨不蔽慨然嘆公死君婦死夫死父母節烈萃於一門正氣浩然千古而祠宇不修使勅贈委於草莽其何以勸亟為飭新以倡忠孝而重勞民日令民費一錢者污公矣於是一切悉捐俸金徙建祠於城之東郊厥地宏厥乃召陶人為甃甃以四萬計召甃人為堊堊以四金計召廩人峙厥糧粟以三十斛計召工師鳩材金之費為百錢者六木之費為萬錢者一石之

費爲柱礎者十二侯曰嘻物力具矣乃召於四境曰今日之政疇任厥勞吏視其成不厲於法閭右之氓咸願受事侯嘆曰民心協矣筮以九月十一日經始至十月二十九日凡三浹旬而落成矣率士民具牢醴祀事孔嚴許人懽慶余聞其事而嘉之曰天地之綱常聖賢之彛教帝王之法度賴有忠孝節義以爲維持若夫忠奮激烈抗志委身完名全節足以不朽於世然表章缺人歲久不無湮漉賴有持世維風之君子昭揭飭新赫然如當日事雖經數百年人心益以躍露風化日以振揚所以翼宣世教敦植人紀公之在述有光於創庶忠節之風與天地並長久無涯夫梁山彈丸之地耳王言在御社稷生靈實托重焉當其寇訕國門公勤捍禦控弦無一旅之師衝鋒禦七日之寇國城之內適與亂逢以身殉義精忠大節光耀天日至今凜凜有生氣焉此與張睢陽顏常山何異况其妻死於經女死於火視公之死於刃更以濟令名而揚休美盖一死而百生一夕而萬古矣嗚呼公之夫婦父子胡弗造於天而罹愍凶若是嗚乎公之夫婦父子胡獨全其天而得死所若是想其志之貞一靡他天可墮陸可沉而忠孝定不可易血可漂肉可醢而節義毫不可奪故罵賊之言勁於天兵抗節之身屹如長城意者天授貞白超出塵壒而有皜於赤日烈如秋霜者耶以彼慷慨殺身時計不返顧安知有當世榮名與身後之永譽哉一誠所結百靈辟易

續河南通志 卷之十一
至凶狡無如寇猶亟口稱讚虛罔無如火猶遜避其經處
故宜英風正氣能感動人心於百世之下也侯生平勁骨
撐撐居嘗不可一世至談忠孝節義事率髮冠上指涕泗
橫下筮任巖邑卽思移風易俗以端人心而挽叔世忠節
祠之建乃其首舉鸞苞鳳彩此可窺其一斑也許之士民
從此爭自濯磨忠於國孝於家化成於天下雖師保其鄉
之先哲乃侯之飭新鼎建昭揭表彰彰故與公之顯名並垂
不朽矣時公名植字良材通許縣人傅侯名國字鼎卿山
東臨朐縣人萬歷癸丑進士

創月川祠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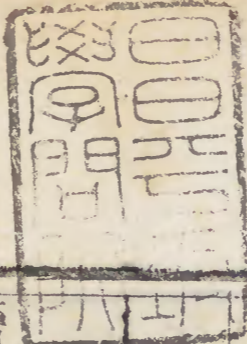
明 孟化鯉

月川曹先生倡聖學於永宣之際澠池其故里也而祠僅
一楹石侯顧瞻嘆曰湫隘若此非有司者責乎會按臺侍
御陳公移檄拓大於是卜地東郊中創三楹繪塑以像周
繚以垣規制畧備矣將復修翼室而侯且有留都之擢乃
以前田侯得請於按臺三十二金封識官庫侯相繼者完
所未備而潤色之而前後則皆侯捐俸以成用意亦良殷
矣於是偕學博諸生過新安以狀屬愚爲記惟先生之生
也家邦胥化悅服於霍蒲人士方嶽重臣之禮敬之也不
敢遇以屬寮其沒也或曰百代真儒或曰本朝理學冠冕
迄今二百年君子淑其緒小人頌其休而疏請從祀爭刻
遺書廣其傳者踵相望夫豈先生有求於天下後世之人
天下後世之人有私於先生哉蓋先生崛起兵戈擾攘之

餘首取六經八子書深繹而實踐之而聖學賴之以倡夫學惟實也故愈久愈光愈久愈光故實學愈重於天下而世之推尊先生也愈遠而愈益勝且斯祠之作凡登降堂階者能無有感而興起乎此又侯與侍御風厲後學意也寧獨以崇前賢而愚因是竊有慨者三孔孟演虞廷之傳又千餘年而周程續之曰太極曰識仁蓋得一貫積義之學之宗者此學不明卽終身從事恐不免義襲冥行愚觀先生以太極爲立本而求至乎聖人之道以參天地惟此而謂心非血氣兩言者濂洛遺旨也乃或但稱實學而不察其宗徒據門人諸纂爲嚆評而不究聖人之所以評人物也要亦未爲定論聖門四科必首德行顏不違仁尚矣

其次若閔者冉孝敬自足取信至伯牛獨以疾見惜而齊魯論語六經舉無片言隻行可考乃儼然廟廷七十子且多讓而坐下此何以說也先生念念實學孝敬尤人欽服令得聖人而事之當居德行之科又况敷政作人博貫編削視無可攷見者稍殊如謂彼爲夫子所取則先生天下深服篤信誠非阿私所好者而從祀尚格其請吾又慨議禮家叅對盈庭國是卒無從定也叔季道微卽一節義一孝廉之褒表每視豐約爲幽明不則亦必借有氣力者爲之推挽先生祀典坐此濡遲曩愚敘錄粹謂是於先生無加損然世道人心繫之能無慨乎愚也重感政學之衰深嘉侍御兩侯斯舉又幸先生久而益彰也特爲之記且以

俟議禮者考焉



續河南通志卷之七十九終

文正丁卯

